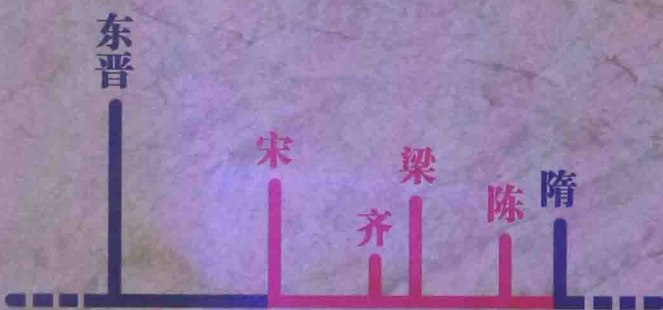


易君变国若传邮  
百代兴亡走马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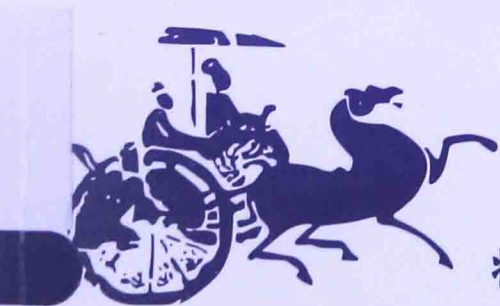


血色

南朝

包明宝◎著

下



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中  
南朝可谓最为复杂难学的一段  
《血色南朝》（上下册），亦文亦史  
将为你提供一条读懂熟记南朝史的崭新途径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包明宝◎著

血色

南朝

下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南朝开国皇帝之二——齐高帝萧道成

## 第三篇

### 萧齐代宋刘家灭

六旬故国转头空，萧齐代宋泪声同。  
可怜齐室命更短，一曲歌罢月正中！

## 三十七、刘宋尽，道成建齐国

经过事变之后，萧道成任尚书仆射王僧虔为左仆射，新徐中书令王延之为右仆射，度支尚书张岱为吏部尚书，原吏部尚书王焕为丹阳尹。

这样一来，此时满朝皆为萧道成的心腹。朝内安定，萧道成这时才向宋主刘准肯请率兵讨伐沈攸之。宋主当即命令萧道成统率全军，屯驻新亭。沈攸之派中军参军孙同等人率兵五万为先锋，司马刘攘等人率两万兵马做后应，又派中兵参军王灵秀等四将分进夏口，占据鲁山。于是，沈兵千军万马，遮天盖日，喊叫着，杀奔建康而来。

沈攸之的主力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，抵达郢州，骄横地向驻守在郢城的柳世隆耀武扬威。

“我军奉太后之命，回京讨逆，倘若你有忠心，就应当随我东下！”沈攸之向郢城内的守将柳世隆说道。

“承蒙雄师问候，无奈郢城镇小，我只能自守，恕不能相随！”柳世隆回答道。

沈攸之见柳世隆不为所动，不禁大怒，遂准备兵打郢城。

“郢城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进攻郢城耗费时日，对我军不利！”功曹臧寅向沈攸之劝道，“我军不如长驱直下，首先拿下建康！”

“如此说来，我只有令你以小部队攻打郢城，我亲率大军东下？”沈攸之问道。

“末将得令——”功曹臧寅答道。

说罢，沈攸之亲率大队连营百里，人喊马叫，调头向东。柳世隆在城头上见了大惊，因为他本是奉萧贲之命来牵制沈军的，他怎能轻易地让沈军大部东下、压制京都去呢？于是，柳世隆见此，只得急忙引军下城出战，

并以语言刺激沈攸之。

“叛党沈贼，你连小小的郢城都未能拿下，又怎能挥军建康，莫不是要向虎口送食？”柳世隆率军冲到沈攸之阵前大叫，“小心我断了你们的退路——”

沈攸之被柳世隆这样一激，又立即转头向上，回头来进攻郢城。

“山城鼠辈，我本打算回头再来收拾你，不料你竟敢‘在太岁头上动土’，我不如顺手牵羊，先灭了你们，再麾军东下！”沈攸之气得暴跳如雷。

“沈攸之，你叔沈庆之何在？你这卖叔求荣的奸佞小人，休得狂妄，你奈我何？”柳世隆又叫道。

“柳世隆小儿狂妄！”沈攸之发疯地叫道，“臧将军，我要全力攻击郢城，让柳世隆死无葬身之地。不拿下此城，决不罢休！”

随着沈攸之的叫喊，沈军全部人马随即就地扎营，准备与郢州作持久大战。然而，柳世隆占据了有利的地势，进退自如，每次对阵总有所获。但沈军虽然人多势众，却总不能取胜。

经过数月奋战，好不容易，眼看沈军就要冲上悬崖，进入郢城了，沈攸之却突然惊见兵马狂退下来。

“何故退军？”沈攸之厉声向部下喝问。

“萧贇又派桓敬率援军来了，我军难以抗拒——”沈攸之的败兵告诉沈攸之，并再次滚下山城来。

沈攸之狼狈不堪，瞪眼望着这纷纷如蚁的兵将流泪。

桓敬屯军西塞，援助柳世隆，加上柳世隆率军奋战，所以两军相持一年下来，郢城毫发无损，但沈军却劳师经年，伤亡过半了。

同时，张敬儿闻得沈攸之大军在攻打郢城，料知江陵空虚，于是他便率军偷袭了江陵沈攸之的老窝。城内沈攸之的儿子沈元琰、长史江义、别驾傅宣等人听到敌兵杀来，风声鹤唳，以为官军主力杀到，慌忙夺门而逃，吏民们也相继逃散。张敬儿在沙桥迎面碰上了沈元琰，遂一刀斩他于马下。接着，张敬儿率兵进了江陵城。

江陵的叛乱兵吏早已逃走。张敬儿入城，首先碰到司马边荣。见他仍旧泰然自若，高坐在大衙中办公，张敬儿感到十分吃惊。

“江陵已陷，边公乃一员文官，为何还不逃走，你在这里能够战胜我们吗？”张敬儿惊奇地问边荣。

“我身受沈公厚恩，受命为沈公留守，岂能逃去？”边荣答道，“边某只求一死，何必多问？”

“哈哈，死有何难，我立即让你去死！”张敬儿说着。

接着，他命人斩杀边荣，但是边荣昂首挺胸，毫不畏缩。而就在此时，边荣身边的朋友程邕却也走了上来。

“我是边公的朋友，前来边公府上作客，今日不忍眼看着边公赴难，所以请求先死，以了心愿！”程邕向张敬儿说道。

“求死容易！左右，首先斩杀程邕，再杀边荣——”张敬儿大叫道。

于是，张敬儿杀了程邕、边荣及主簿宗俨之、参军孙同等人。接下来，张敬儿抄斩了沈攸之的全部亲族。

再说，攻击郢城的沈军，本是被迫作乱，现在虽然还不知江陵的败绩，然而，见了郢城情形，分崩离析，也自然悲伤，于是，又不断出现了大批叛逃现象。沈攸之不懂得收买人心，只知道一味地狂躁谩骂，并且召集部将们进行强烈施压，因而使得部众们心寒人散。

“我奉太后之命兴师动众，事成之后大家共享富贵，而失败了，朝廷只会杀我全家，与你们无关。你们何乐而不为？”沈攸之怒气冲天地向部将们说，“近日兵士叛逃，都是因你们为将者管教不严所致，今后若有再逃，我将拿你们是问！”

“萧道成派黄回等人逆流而上，已经袭击了荆州，我军将士惊骇，已有叛逃之意，大将军应当以好言抚之！”臧寅见此，忙轻声地告诉沈攸之。

“何人再敢叛我而去？”沈攸之恼羞成怒，疯狂地大叫道，“我必杀他全家——”

“刘攘派人向郢城内射入乞降之书，并且已经得到了柳世隆的应允。刘攘他……已经自毁营寨，投敌去了！”臧寅说，“而且，我军部众见其营中火起，十分慌乱，顿时骇散，将帅们努力喝止不住，人心散了！”

“刘攘竟然也要叛我而去？可恨可恨！立即搜捕军中刘攘的侄儿和女

婿，立即将他们拉到阵地上处死——”沈攸之听罢大怒，咬牙切齿地叫道。

处死了刘攘的所有亲属后，沈攸之率领着残部缓缓东归。但是，当沈军痛苦地走到鲁山的时候，众人遂纷纷溃散，将军们也各自开溜了。

冒着凄风惨雨，将军臧寅引军走到鲁河桥头之上，看着这诗情画意的山形水胜，他心中却涌现出了无限惆怅。

“唉，得势即从，失势即散。如今我沈公之军溃散，竟是如此令人心寒！”臧寅忧伤地叹息道。

周围兵士愕然，臧寅说罢，遂跳入桥下水中自尽了。余众看着此番惨景，各自伤痛了一阵，随即纷纷散去。

“啊，荆州城中还有无数钱财，我们可以一同取拿回来，以作军资。你们何必出逃？”沈攸之见状，心中又急又痛，于是他慌忙向众人大叫道，“我们取了钱财，还可以重新干一番事业！”

听了沈攸之的话，人们又开始回聚，慢慢地随沈攸之西去。

“沈攸之的叛军将士们，我是张敬儿，江陵已被我官军占领，你们再无退路了，请尽快向朝廷投降吧——”残军行至江陵前岗，人们忽然听到从城内传来了官军张敬儿的声音。

“啊，江陵已经被张敬儿拿下了，我军已无退路！”沈攸之见了大叫了一声，接着大声令道，“军士们，兄弟们，我们齐心协力，兵进华容——”

此时，兵将都已完全失去了信心，剩余的人马也开始溃散。到了栢林，沈攸之回头看看身边，只剩下了其子沈文和一人了。于是，沈攸之下马伫立，长叹数声之后，随即解带悬林，自缢而亡了。

沈文和也跟随着父亲自缢而死。村民们斩下二人的首级，献入江陵。张敬儿接受了村民献上的沈攸之父子的首级，送往建康报功去了。

平定了沈攸之，萧道成兴高采烈，还镇东府，召集众臣议事。自封为太尉，督管南、徐十六州军事。

接着，萧道成大封功臣：任命长子萧贲为江州刺史，二子萧嶷为中领军兼尚书左仆射，王僧虔为尚书令，右仆射王延之为左仆射，柳世隆为右仆射，卫将军褚渊为中书监司空。

“启禀太尉，我黄某在讨伐沈攸之的大战中，也略有微功，不知将有何封赏……”平西将军黄回见自己没被加封，遂出班向萧道成询问道。

“喏，黄将军功劳不小哇！”萧道成听了，忙向黄回冷笑道，“当初你与袁粲等人密谋反叛之事，莫非你忘了不成？你能忘了，我可未能忘记啊！”

“当……当初……”黄回一听，惊得一身冷汗，支吾着无话可说。

“左右，现在是斩杀叛臣黄回的时候了，将他推出去斩了——”萧道成大叫道。

随即，黄回在东府殿前，被立即斩杀。

朝内既定，萧道成便开始考虑他自己的宏伟大业了。骠骑长史谢出素有青名，道成想将他引为心腹，借以参谋大事，为其张罗筹措。但是无奈，萧道成虽然多次召引，谢出都没有应召。太尉右长史王俭深知萧道成之意，于是，他主动上前打探，以便投其所好。

“自古以来，少有公平，功高而未能得赏者很多。当然，萧公功劳盖世，威望震天，在封赏上，皇帝也无以复加了啊！”王俭走到萧道成身边，轻声地对他说，道，“然而，萧公难道就甘愿一直北面称臣受赏、受封吗？”

“你休得胡言！”道成听了，大吃一惊，生怕此话被人听见，遂赶忙喝止道。

但是，同时，萧道成的脸上却露出了会心的微笑。

“承蒙将军青睐，因此，我愿意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……请将军让我说完要说的话！”王俭接着固执地说道，“刘氏失德，倘若没有大将军您的支撑，则其大宋江山早就化为乌有了！因此，目前，将军应当义不容辞，挑起主宰国家的重担，倘若将军一再谦让，只怕会令众人失望，即使有一天您觉悟了，但机会却一去不复返了。到了那时候，将军不但大业无望，甚至……连身家性命也很难保全！”

“你……言之有理！然而，我今将如何进行？”见周围的人渐散，萧道成这才心悦诚服地说道，“也许还得慢慢谋划？”

“以公之名望，不能只做一朝的宰相，您应当首先请皇上对您格外加礼！”王俭接着谋划道，“如今朝中再无阻力的了，只有褚公还可以与我们

议事，在下愿意先与他商谈。”

“哦，不必！还是我本人先与他接触吧！”萧道成阻止道。

于是，萧道成亲自拜访褚渊，寒暄后就切入正题。

“昨夜，我梦见自己得了帝位。”道成试探地说道。

“现在，国内刚刚安定，在短期内将军的大事恐难办好，况且……吉梦也不能立刻应验，请将军慎重行事！”褚渊支吾道。

回来后，萧道成将褚渊的话转告给了王俭。

“褚渊尚未认清局势，请将军放心，在下一定为您设法，取得褚渊的支持。”王俭斩钉截铁地安慰道，“首先，在下要立即联络朝臣向皇上倡议，加封萧公您为太傅，令中书舍人起草诏书。”

“如此大事，还是应当先与褚公通气！”道成的亲信任假插嘴说。

“倘若褚公不愿，如何是好？”萧道成问。

“褚渊贪生怕死，又无多大的才能，大将军何必怕他？我这就去劝他，我相信，他不会不依的！”任假笑道。

任假转身去了褚渊府第，经过晓以利害的劝说，褚渊只得勉强同意了。

于是，诏书下来，萧道成被加封为太傅，奉命督管国内外各军事。并且，萧道成还兼任扬州牧，可佩剑上殿，入朝免参拜，等等。道成又假意地推辞了一番，才勉强接受了一两条。随后，宋主又封萧曠为领军将军，调任萧嶷为江州刺史，三子萧映为南兖州刺史，四子萧晃为豫州刺史。

真是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，此时，萧家上下掌握了国中主要的军政大权。

后来，宋主刘准册立原光禄大夫谢庄孙女——骠骑长史谢出的侄女为皇后，接着，又重提加封萧道成，道成仍未接受。次年，宋主令江州刺史萧嶷督管荆、湘等八州军事，兼荆州刺史，调左仆射王延之为江州刺史。道成想将谢出纳为心腹，遂推举他为左长史，然而谢出仍旧推辞了。萧道成对此很是郁闷，他只好改让王俭为长史，谢出为侍中。接着，宋主发出话来，准备赐给萧道成以九锡殊礼。

“萧公当不必推辞殊礼——”王俭受宠若惊，并向道成劝道。

“然而，‘三却三让’，乃是古之常礼，作为国家的主宰，我也不能

忘了此礼啊！”道成对王俭说。

“此言有理，但是，那也只不过是虚晃一枪而已！”王俭说，“倘若您再行推辞，岂不延缓了时日？”

萧道成听罢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于是，接下来，王俭等人强迫宋主加封萧道成为齐公，晋升为相国，令他统领百官，辅助处理国事，赐九锡殊礼。萧道成只略谦让了一下就一概接受了。

这样，萧道成有了自己的小朝廷，遂封王俭为齐尚书右仆射，兼领吏部。

接着，宣州太守杨运长离职回京，萧道成派人趁机将他勒死，同时斩杀了临川王刘綽、武陵王刘赞，召回雍州刺史张敬儿，并封他为护军将军，任命他自己的孙儿萧长懋为黄门侍郎兼雍州刺史，长子萧贇为南豫州刺史兼副相国。

随后，王俭等人逼迫宋主刘准晋封萧道成为齐王，并加封给他十郡，加各种殊礼。接着，齐世子萧贇被改称为太子。

过了不久，在王俭等一群狐朋狗友的帮助下，刘宋的权臣萧道成决定逼迫宋主刘准禅位。此时，阴险狠毒的萧道成开始准备立即登基。

在禅让典礼上，宋主刘准畏首畏尾，躲躲闪闪，不敢露头，吓得躲藏在宫中。

“就要开始受禅大礼，宋主应当早来等候新主！”王俭向场中看了一眼，随即喊道。

“末将且去恭请宋主！”王敬则听罢，说道。

于是，王敬则只好率兵入宫寻找，但是，他找了半天也未能找着。

“莫非刘准已经死了？”王敬则此时暴跳如雷，开始在宫中大声咆哮。

王太后等人惊慌无比，只好带着宫女帮助寻觅，结果，她们从床底下拉出了幼主刘准，并将他交给了王敬则。可怜的幼主刘准满面涕泪，哭着不敢入轿。于是，王敬则将他强行塞进轿中，抬出宫门。

“你们今日就要杀朕吗？”刘准止住泪，伸头向王敬则问道。

“不会杀的，只是让你移宫别处——”王敬则不耐烦地答道。

“呜呜……但愿朕下辈子再也不要生在帝王之家……”幼主刘准将信

将疑，还在嘟囔。接着，他忽然伸手拍着轿外王敬则的肩膀对王敬则说，“倘若朕能保住性命，朕一定要重重地赏你！”

“哼！”王敬则默默无语，只是冷笑了一声。

此时，太后以及所有宫妃、宫监在殿前跪成一片，啼哭着，送走了幼主刘准。

王敬则等人来到朝堂，百官已在那儿等候，只有侍中谢出未能从直阁出来。诏使奉命宣召谢出，但他却拒不接旨。

“侍中，你有为齐王解下宋主御玺之责，岂能不去？”诏使向谢出叫道。

“齐王自有侍中，何必用我？”谢出说罢，倒头便睡了下来。

“侍中是否病了，我要立即通报？”诏使急了，转口问道。

“我本无病，也无须你去通报！”谢出又道。

诏使无法，只好走了。接着，谢出径直出了东直门，登车回家去了。

仆射王俭从宋主那儿取下了御玺，将宋主遣出朝堂，送至东邸，等候新皇的命令。司空褚渊、尚书令王僧虔立即捧着御玺，率着百官赶到齐宫，请萧道成即位。

“我恐不能……”道成又谦虚了一下后，说道。

“‘六’乃是富贵吉祥之数：后汉光武帝到献帝经历了一百九十六年，禅让给了魏；魏经四十六年禅让给了晋；晋经一百五十六年禅让给了宋。如今宋朝已经六十年，正好可以禅让给萧公了！”史官陈文建出班，数着手指，引经据典，向萧道成劝进道。

“哦，莫非这乃是天意？”萧道成听后，故作惊讶地问众臣。

“是呀，上天早有安排！”王俭立即上前说道，“望我主萧公从天顺民，早登大位——”

于是，萧道成遂决定在南郊筑坛祭天，即皇帝位，改国号为齐，改元建元，登坛受褚渊、王僧虔、王俭等百官朝贺。

这时，萧道成登坛坐定后，百官山呼万岁，大拜新皇。

礼毕，齐主回宫，大赦天下，将宋主刘准贬为汝阴王，其他后妃等也一律贬下，迁往丹阳，并派兵士监管。宋廷其他的王公都下贬一级或彻底废黜。

接着，齐主萧道成晋封褚渊为司徒，柳世隆为南豫州刺史，陈显达为中护军，王敬则为南兖州刺史，李安民为中领军，王俭、张敬儿等人也都各有封赏。

闲居在家的安成太守褚召，听说其兄褚渊又捧着御玺去劝进齐王即位时，忙走到褚渊府中问话。

“司空今日去何处了？”褚召问褚渊的儿子褚贲。

“父亲捧着御玺去齐王府了！”褚贲答。

“唉，司空将御玺送去有何益处！”褚召叹息，并问道。

“父亲已经被加封了，我家已有贺客盈门了！”褚贲又说。

“哎呀，家门不幸！倘若褚渊做中书郎的时候就已经身亡，那么，我家倒会因此出了一位名士，可是如今……”褚召痛哭道。

褚贲听罢愕然。褚渊回府后，儿子将叔父之言转告给了父亲，褚渊听罢，惭愧不已，随即上奏辞官。萧道成准奏。同时，齐主也贬了谢出的官职，并让他告老还乡去了。

废主刘准徙居丹阳，在途中被卫士杀死，卫士上奏齐廷说刘准是病死的，齐主萧道成也并未能追究，而且将这些卫士们嘉奖了一番。接下来，齐主还命人将阴安侯刘燮等人也都全部杀害，只将刘遵考之子刘澄之留下，因为刘澄之与褚渊有一定的交情。

齐主萧道成是汉萧何的第二十四世孙，其父萧承之是宋朝的右军将军，战功卓越。承之病故时，道成年方十八，却长得一表人才。人们传说：在萧道成出世时，有神仙赐粥之事。于是，看相人对他的母亲陈氏说，道成乃是大贵之人，今后必成大器。

萧道成受禅后，追尊父亲萧承之为宣皇帝，母亲陈氏为孝皇后；并追封了故兄、故妻；还将长子萧赜立为皇储，封皇长孙萧长懋为南郡王，二子萧嶷为豫章王，三子萧映为临川王，四子萧晃为长沙王，五子萧晔为武陵王，直到第十一子等等都给了封爵。另外，齐主萧道成还特别宣布，永远优待前朝的太妃陈妙登，借以报答她昔时救护之恩。

于是，萧道成安国定邦，南朝又是一番景象。

## 三十八、齐祖崩，萧贲继大统

一天，齐主萧道成正在皇宫太极殿上与群臣议事，突然，北方军报传来。

“北魏梁郡王拓跋嘉拥戴前宋的丹阳王刘昶，并与刘昶一同南侵我萧齐的寿阳——”王俭急急忙忙地跑进来报道，“刘昶在出发前，曾经声泪俱下，向四方将士各拜一遍，哭求为他报仇雪恨，夺回宋国。魏军气势震撼寿阳，看来此次他们是要势在必得了！”

“爱卿勿急！”齐主萧道成泰然地说道，“朕早知刘昶将要引魏军南侵，所以朕已派垣崇祖出镇豫州，以垣崇祖的智慧和勇气，他是一定能制服胡虏的！”

“如今不需再调兵马前往？”朝臣们问齐主。

“正是！朕只需拨运粮草以助垣卿即可——”齐主笑道。

再说，齐国豫州刺史垣崇祖闻得魏军到来，众将慌乱，但他却并不慌忙，反而利用敌人轻敌的心态设了一计，将魏国梁郡王打得落花流水，使之退出豫州。

“目下，敌众我寡。不过，当年此处的淝水大战，却是人少的晋军用了奇计战胜了人多的苻坚啊！我们何不整修外城堰堤，加强防务，也来一个淝水奇迹？”垣崇祖慢慢地向部属说道。

“将军须知，如今拓跋宏可不是当年的苻坚啊！前次，兵多于我们十倍的刘铄，尚且还要退到内城防守，何况我们呢？这里的地形不利修堰，我们岂能在淝水上面修筑堰堤，战胜魏军？”众将异口同声地叫道。

“我们不是刘铄，岂能放弃外城？倘若放弃，魏军就会在那里修建楼台，围我内城，那样一来，我们无异于坐以待毙！请诸位奋发图强，赶修堰堤，截住淝水，四周深挖沟壑，布置疑兵——”垣崇祖下令道。

于是，众兵将士听罢，齐心上阵，加紧修筑工事。

接着，魏兵汹涌而来，见寿阳城小，遂不假思索地挥动大军直入城下。顿时，魏军千军万马涌塞在城关。垣崇祖看得真切，待黄昏时分，魏兵休息吃饭时，垣崇祖立即命令一支敢死队冲向上游，决开堰堤。随即，上游大水突然轰隆隆，奔腾而下，霎时，魏营顿成汪洋泽国，兵将死伤无数。垣崇祖又趁势发兵追击，使余者大败，仓皇而逃了。

捷报传到京都建康，齐主萧道成听了大喜。

“哈哈，朕早知垣崇祖能够制敌，他是朕的韩信啊！”齐主大笑道，“起草诏书，召他进宫领赏。朕封垣崇祖为平西将军。”

“垣崇祖还奏请将下蔡城池，迁移至淮东，以防魏军入侵淮北！”张敬儿出班奏道。

“既然对国家安全有利，朕当然准奏！”齐主大声道。

魏军闻得下蔡城迁，扬言要踏平下蔡旧城，部下们都怕胡虏要在下蔡城屯驻，遂向垣崇祖进言，建议分兵设防。

“据说魏军已到下蔡旧城，我们是否要发兵出击？”部属们问垣崇祖。

“下蔡离此地很近，胡虏岂敢前来，他们只不过是派少量兵马扬言示威而已！”垣崇祖说，“他们既然有来者，我们不免前去给他们一个下马威！”

随即，垣崇祖率兵渡过淮河，见少量魏兵正在毁掘城址，随即，垣崇祖麾军冲杀了过去，吓得魏军赶紧丢盔弃甲，慌忙逃走。垣崇祖趁机追杀数十里，斩获数百人，致使魏兵闻风丧胆。自此垣崇祖名震远近，让魏军望而生畏。

次年，魏兵在入侵淮阳时，又吃了一个大败战。从此，魏军莫敢南顾，刘昶也失去了光复故国的念头，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魏都平城。

后来，齐主派参军车僧朗去北魏通好。于是，车僧朗风尘仆仆地来到平城并得到魏主拓跋宏的热情招待。

“齐主原是辅助刘宋的，怎么突然登上了大位？”在魏廷，魏主拓跋宏突然问车僧朗。

“这只不过是因时制宜而已！”车僧朗答道，“类似的事，在陛下的

北国也并无少见！”

魏主听罢，没再说话，只是在饮宴时，将刘宋留在魏国的旧使安排在车僧朗上首就座。

车僧朗见此，勃然大怒，并拂袖而去，在客馆待命。刘昶趁机派人暗杀了车僧朗，魏主得知后大发雷霆，遂以隆重的礼仪，将车僧朗的灵柩送回萧齐，并将刘宋的旧使驱逐出境。

齐主萧道成得知使臣车僧朗在魏遇害，十分恼怒，本打算兴兵伐魏报仇，奈何他自己年近花甲，疾病缠身，体力不支，他又见魏主也有了悔意，因此才勉强地以和作罢。

四年后，褚渊又晋升为司徒，豫章王萧嶷升为司空兼扬州刺史、并为骠骑大将军，临川王萧映为前将军、荆州刺史，长沙王萧晃为护军将军，南郡王萧长懋为南徐州刺史，安成王萧高为江州刺史。原江州刺史王延之被召回朝廷，任右光禄大夫。

数日后，齐主萧道成的病情更加严重，他自知将死，遂召太子萧贇来到榻前说话。

“……父皇还有何嘱托，皇儿一定遵命！”萧贇痛哭许久后，再问齐主。

“……话已经多说了，然而……最为重要的只有一句话，皇儿必须牢记！”齐主萧道成在弥留之际，慢慢地说道，“宋氏若非骨肉相残，谁人都没有可乘之机！儿即位之后，要切记这个血凝的教训啊！”

“儿臣谨记父皇的教诲，我一定会善对宗亲……”太子萧贇哽咽道。

接着，齐主将司徒褚渊、左仆射王俭召到临光殿，嘱咐其尽心辅佐新帝。最后，齐主萧道成在临光殿逝世，享年五十六岁，太子萧贇嗣位，追尊父亲为高皇帝，庙号太祖，葬泰安陵。

齐主萧道成博涉经史，喜怒不形于色。他目睹刘宋奢靡腐败的全过程，胆战心惊，所以，他更加注意勤俭，即位后穿着简朴，并将铜器都换成铁器。齐主病故后，嗣主萧贇深受其父的教诲，继承遗风，发扬光大，颇具韬略，屡立战功，因而得继大统。于是，此后南齐国中出现了一段时期的“永明之治”。

萧贇即位后，任司徒褚渊为录尚书事，尚书左仆射王俭为尚书令，车

骑将军张敬儿为开府仪同三司，司空豫章王萧嶷为太尉。

萧嶷又册立长子萧长懋为太子，太孙萧昭业为南郡王，二皇子萧子良为竟陵王，三皇子萧子卿为庐陵王等等，共十一子都给予封王。

有一日，齐主萧嶷在东宫宴请群臣。席间右卫率沈文季与褚渊发生了口角，二人越谈越不投机，褚渊凭着老资格，不肯相让，竟惹恼了沈文季。

“你自以为是忠臣，只是不知你死后，将如何面见宋明帝！”沈文季向褚渊愤怒地叫道。

“岂有此理，老夫不能与你为伍！”褚渊听罢向沈文季大怒道，并起身要走。

“褚爱卿不必动怒，权且等席罢之后再走——”齐主萧嶷见状，忙起身拉他坐下，褚渊这才忍到席终方去。

次日，入朝时天气很热，所以褚渊以扇遮面，而此时，功曹刘祥从旁边走了上来。

“做了难堪之事啊，怪不得要用扇子遮脸，然而用扇遮脸有何作用？”刘祥向褚渊讽刺地说道。

“唉，恐老夫不能为人了！”褚渊听了他们的话，更为气恼。

褚渊失德，所以在朝臣们的讥讽下，他日益惭愧，不久，竟然愤懑谢世，享年四十八岁。他死后，长子褚贲辞官守孝，终身不仕，其父南康公的爵位，也推给了弟弟褚綦。

次年，齐主改元永明，任命豫章王萧嶷为太子太傅，长沙王萧晃为南徐州刺史，竟陵王萧子良为南兖州刺史。

“朕向来看重诸位爱卿，因此委以重任，希望诸位都为朝廷尽力！”齐主萧嶷对萧嶷、王敬则、孙景育说道，“然而……垣崇祖、荀伯玉等人却总是倚老卖老，蔑视皇威，甚是可憎！众卿应当为朕设法抑制他们！”

“哦，外藩既有不法行为，就当首先召回，再酌情处理！”王敬则接口说道。

“嗯，朕已经召回豫州刺史垣崇祖，任命他为五兵尚书；改任司空咨议荀伯玉为散骑常侍。”齐主说，“他们都要来京，爱卿们已知他们有何不法，请立即奏来！”

“启奏陛下，微臣已经查知，垣崇祖和荀伯玉皆有煽动北魏、图谋不轨之嫌！”宁朔将军孙景育听了，立马上前奏道。

“好，请爱卿尽早收集他们的罪证，将他们收系狱中，择日问斩——”齐主令道。

宁朔将军孙景育得令，转身出宫，王敬则也随着出来。

“荀伯玉、垣崇祖于国有功，深得先帝的宠信，宁朔将军何故要诬陷垣、荀二位将军？”王敬则轻声地问孙景育，“我们情同手足，望阁下告诉我们一下，莫非陛下要有何动作？”

“陛下怀恨垣崇祖和荀伯玉已非一日了，他们迟早将死，老将军岂能救得了他们？”孙景育说，“王公你还记得吧？今上为太子时，因为他为人稳重、老练，所以先帝常让他处理朝政。张景真依靠太子的势力，骄奢横蛮，恣意妄为，朝中无人敢管，而只有司空咨议荀伯玉暗中向先帝禀报了实情。先帝当即校检东宫，收杀了张景真，并派人质问太子萧贲，太子对此十分惧怕，那时他的储位几乎不保！幸有太傅萧嶷和大人你们的说合，才让他得以躲过了这场风波。因此，先帝越是宠信荀伯玉，太子就越是憎恨荀伯玉啊！”

“唉，原来如此……”王敬则叹息道，接着又问，“那么，垣崇祖为人耿直，拒敌在外藩，从未参与皇家之事，却为何也……”

“正因为垣崇祖耿直，所以他很少附和太子萧贲，尤其是在大破北魏回朝时，垣崇祖却与先帝彻夜长谈，从不把太子放在眼里，大有在太子背后诽谤太子之嫌，太子怀疑他对自己的储君地位有所不利，因此也早就对他怀恨在心。”

“哦，竟然还有此事。”王敬则惊慌起来。

于是，就在二人对话后不久，垣、荀二人遂双双都被斩杀。

王敬则沉痛地回到府中，夫人迎了出来。

“老爷精神欠佳，有何烦恼之事？”夫人问。

“朝中失去了荀伯玉、垣崇祖两位忠臣大将！”王敬则回答道。

“为何？”夫人惊问。

“唉，高帝少年得子，有了今上，齐朝建国时，今上年已四十。今上